

# STARCRRAFT®

星海爭霸® 虛空之遺™



**BILZARD**  
ENTERTAINMENT

吉姆·雷諾：聯邦治安官

# 煉獄廊道

作者：James Waugh

克普魯星區內，吉姆·雷諾最討厭的地方之一就是煉獄廊道。但那只是他個人對特定地理區域的喜惡，並不影響他身為聯邦治安官的職責。所以吉姆·雷諾又再次踏上瑪而·薩拉惡名昭彰的荒郊廢土，動身前往那座沙漠中的峽谷。

他駕著禿鷹車再次橫越這座蕭瑟荒涼的峽谷，狂風呼嘯而過。他必須加快速度，這樣他才能遵守諾言，兩天後如期返家陪伴有身孕的太太莉蒂。此地空氣乾熱難耐，就連車下的堅實沙漠都被烈陽烤出一道道深長的裂縫，讓這地方看起來彷彿從未受到水氣滋潤一般。雷諾心想，在這種惡劣環境，人類根本無法生存。可是即便事實如此，也無法阻止他前來此處。

他大老遠就看到了執法官格林·麥可亞倫、警方的氣墊動力貨車以及本次需要運送的「貨物」；他們的模糊輪廓宛若扭曲走樣的海市蜃樓。雷諾此行是來押送那具中型的聯邦牢籠。午後烈日高照，所有人事物的影像都膨脹變形。

「該死。」雷諾喃喃說道。執法官與車輛的形狀變得越發清楚，一如自己與莉蒂吻別的回憶那般歷歷在目。煉獄廊道位於瑪而·薩拉惡名昭彰的「波段異常」中央地帶。那代表著向量平衡設備在此通常會無法運作，就算真的能建立通訊，通訊聯絡也會受到嚴重干擾與

限制。而即便運輸機能通過沙漠峽谷的環境，路途上也還有其他危機潛伏。由於這塊連綿2,400公里的土地波段異常，導致這裡變成這顆星球的三不管地帶——此地治安就算以整個銀河系來看，也可能是敬陪末座。瑪而·薩拉的歹徒及成群遊蕩的罪犯對當地的實際情況瞭若指掌。聯邦科學企業內部的科學家大多相信，波段異常的肇因，源自於稀有的水晶礦層所釋放的電子脈衝。水晶礦層的銳利外型彷彿是參差不齊的作物，從礦產豐富的地底深處抽芽長出。先不論這種地形的成因為何，反正雷諾就是得騎車深入全星區最危險的廊道。為了將囚犯押送到星球的另一端，他得去和最不喜歡的執法官會面。

雷諾停車時，麥克亞倫出聲了。「治安官，你是來運送這個牢籠，還是打算加入他們的行列？」他露出了可厭的奸笑，讓他的一口缺牙一覽無遺。這種笑容充滿著諷刺，強烈暗示這番話絕非區區幽默玩笑。

「除非你說的屁話惹毛了我，逼我做出違法的事情。」雷諾朝滿是塵土的地面啐了一口口水。這些年來麥克亞倫疏於鍛鍊，讓自己變得軟弱癡肥，便便大腹從他的腰帶溢出。上次兩人見面時還沒有這麼誇張。每次他們見面，就會發現麥克亞倫的腹部又成長了一些。這位執法官此時正準備迎接即將到來的快樂退休生活。

「小子，我永遠都會把你當成罪犯。和你的種種前科相比，我今天押來的囚犯根本是小巫見大巫。要不是有朋友幫你脫罪，或許今天下午被押到埃爾印帝歐監獄的就是你。」

「執法官，你對贖罪之人這麼沒信心啊？」吉姆露出自己的招牌微笑，同時下了禿鷹車。麥克亞倫擔任執法官已久，也聽說過吉姆的陳年往事。麥克亞倫這種人想法冥頑不靈、成見根深蒂固。他對待前罪犯的態度惡劣，並非出自個人偏見，只是他一貫的執法作風。

「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啊，治安官。如果你是個資深的執法人員，你就會明白確實是這麼回事。你也就會明白我為何特別注意你。」

「我非常感激你的『關心』，執法官。」雷諾停頓片刻後說道：「這批囚犯是什麼來頭？」

吉姆單膝跪地，望向小型帶電柵欄的內部。聯邦牢籠已變成前線殖民地與落後行星的基本設備，因為警方運囚機及先進世界的便利設備太過昂貴，這些偏遠地方根本負擔不起。這些牢籠裝有磁軸，採用能以480公里的時速穩定前進的氣墊動力科技。牢籠內部是控溫環境，可滿足各項生理需求，每過30分鐘就會補充清淨氧氣。就吉姆看來，這些囚犯在路途中似乎比他還要舒適。

「噢，你知道的，都是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傢伙。一個個身強體壯，準備長期入住瑪而·薩拉最頂級的旅館。」執法官的音量突然拉高好幾個分貝。「你們聽到了嗎，小子們？你們要前往埃爾印帝歐監獄！」接著他哈哈大笑，結果口水嗆到自己，咳得要命。這番話依然毫無幽默，只有殘忍譏諷、冷言冷語。

吉姆根本笑不出來。埃爾印帝歐監獄並不適合拿來開玩笑，這是個資金短缺、生活艱困的殘酷監獄，專門用來拘禁窮兇惡極的罪犯。眾所皆知，進了這座監獄的囚犯，存活率只有64%。它充分體現了聯邦司法在前線殖民地的制裁力量。

「看看這些傢伙，」執法官說道，並向沙地吐了口口水。「真是浪費納稅人的錢，對吧？希望事情會有最好的結果，祈禱你們通通都死在廊道上。」

「可以趕快上路了嗎？」牢籠內高大魁梧的凶惡歹徒說道。他是個禿頭男子，留著烏黑的八字鬚，胳膊和電線桿一般粗壯，身上佈滿星區各地的駭人刺青。他怒目瞪視吉姆，仿佛對自己信心滿滿、毫不動搖，覺得單獨執行任務的治安官根本不足為懼，只是送他前往宿命之地的跑腿小弟罷了。

「你要注意那個傢伙，他老媽真是家教失敗。他叫莫杜克·所羅，應該是世上最惡毒的老媽生出來的孽種。他犯下襲擊、謀殺、恐怖攻擊與綁架，又是個不懂禮貌的王八蛋，所以才會落到這個下場。」麥克亞倫再次吐口水，噴向莫杜克臉部附近的牢籠。

莫杜克怒吼回應：「執法官，我被關在牢籠裡算你好狗運。」

「可不是嘛。」

雷諾直視莫杜克的雙眼，莫杜克也狠狠瞪回去，彷彿是在挑釁吉姆，要逼他像麥克亞倫那樣藐視他。「胡說，他的本性沒這麼壞，執法官。這位老弟是個好孩子，你說是不是，所羅？只要你尊重我、我就會尊重你，就那麼簡單。」

莫杜克放聲大笑。「噢，治安官，我會當個乖寶寶的。我不是存心要找麻煩。只是我們就要搬到豪華旅館，我實在太興奮了。」

「求求你，治安官，請別把我押到埃爾印帝歐監獄。求求你，長官，這一切都是天大的誤會。」坐在牢籠後方的消瘦囚犯哀求。他的頭髮金如流沙，長相斯文，他的體型清瘦結實，身上的橘色囚衣顯然尺寸過大。

他比較像是塔桑尼斯市金融業的銀行人員，可是他現在卻身穿囚衣、望著外面高溫曝曬的沙漠。

「那位是洛德尼·奧辛，他犯下的大多是輕微罪行。人家曾經稱他為*白領罪犯*...他利用駭客病毒掏空瑪而·薩拉政府的資金。這小子很美吧？他在埃爾印帝歐絕對撐不過一天的。」麥克亞倫再次哈哈大笑。

「很高興認識你，洛德尼。」雷諾微笑。「你不會有事的。」

「沒事才怪，長官。你很清楚印帝歐的囚犯有何癖好。我沒有殺過人，這一切都只是場誤會。那位聯邦法官輕罪重判，公報私仇。我不適合這種生活。」

「你吃不起牢飯，就別犯法作亂，對吧？喔，等等，我忘記你對這檔子事不太清楚。」

「我聽說過你的事蹟，治安官吉姆·雷諾。」第三位囚犯走到燈光下。

「他是堤本·史莫斯，是希羅這一帶最厲害的列車搶匪。看來你們兩人有許多相似之處呢。」麥克亞倫嘲諷。

「沒錯，我們確實頗為相像。我應該搶走你列車大盜的頭銜了吧？」堤本接話說著。雷諾仔細打量這個男子。他看起來很眼熟；他留著和吉姆相似的鬍鬚，臉上有一道傷疤，年輕氣盛、口出狂言。「我聽說你和泰科斯·芬利在一場大戰後退出江湖。我的幫派逐漸壯大時，你們可是我們眼中的傳奇人物。」

吉姆覺得自己的胃在翻攪，彷彿有群蛇在裡面竄動。他已多年沒聽到泰科斯·芬利這個名字，也希望別人不要提起；這樣一來，他才能重新做人，不會想起這位過去犯案時的老搭檔，也不會憶起那段他亟欲擺脫的不堪過往——這樣他才能獲得救贖，而當初就是莉蒂幫他脫離那種罪犯生活。

「可是有件事我想不通，也許你能解釋給我聽聽。像你這種亡命之徒、我這種年輕列車搶匪崇拜的傳奇大盜，最後是怎麼變成治安官的呢？」堤本向前傾身問道。當堤本提起吉姆的過往時，吉姆感受到莫杜克正冷眼相對，這位殺人犯似乎正在打量他。

「你們聽好了，小子們。這位治安官有高官朋友罩他。」麥克亞倫對吉姆露出詭異的笑容。「某位行政長官。」

「你廢話說夠了沒，麥克亞倫。」雷諾站起身來。

「治安官，我從沒殺過任何人，我只是不喜歡老老實實地賺錢。」堤本繼續說道：「你有機會改過自新，我卻沒有機會，這樣公平嗎？」

「人生本來就不公平，這位治安官只是其中一例罷了。」莫杜克最後冷冷說道：「我們現在可以出發了嗎？」

雷諾直盯著麥克亞倫的雙眼。「執法官，你要是再滿口屁話，我就不跟你客氣了。你明白嗎？」

麥克亞倫心生寒意，滿臉譏諷笑容頓時褪去。從雷諾抵達到現在，執法官才首次瞭解到吉姆說話絕非戲言。他差一點點就激出往昔的亡命之徒了。麥克亞倫看到雷諾眼中燃起熊熊怒火，於是他連忙翻找繫在腿上的囊袋，拿出一個數位腕帶。「這是中央送來的新玩具，可以控制囚犯的腳鐐。按下這個按鈕，碰！一條腿就被炸爛了。按下這邊的按鈕，咻！他們就會痛苦倒地。這樣你懂了嗎？」

雷諾接過腕帶裝置，看到大型金屬固定裝置緊緊鉗住每位囚犯雙腳的腳踝。



麥克亞倫繼續說道：「我建議你別他們放出來。牢籠內就有足夠用水，為了這次押送，每位囚犯體內都已有注入營養物，讓他們至少兩天不必進食，也能控制他們的排泄情況。根據過往經驗，大家知道囚犯會藉機逃脫、垂死掙扎，寧可小心行事，也總比事後再來後悔還好。」

「我不是第一次押送囚犯。」吉姆將牢籠的金屬纜線固定在他的禿鷹車後方。他已經不想再多費唇舌。依照設計，纜線能用來維持牢籠與運輸機間的牢固連結，其材質是經過催化元素強化的熔合合金，硬度更勝鑽石。

「再會，執法官。大家坐好了，路途可能會有點顛簸。」雷諾不等他人回應，逕自啟動加速器，駛向前方沙漠荒地，發出轟天巨響。

\*\*\*

眾多回憶紛紛湧上吉姆的心頭。許多思緒拂過腦海，那是往昔歲月的種種記憶。當時他和泰科斯·芬利是聲名狼藉的惡徒，過著四處漂泊的生活，花錢毫不手軟，花完再大搶一票。那是他們酒後鬧事、胡作非為的時期，凡事率性而為，毫不在乎後果。吉姆在那個時期差點死於非命，而且更糟糕的是，他幾乎不再相信自我的生存價值。他沒料到自己此時會想起這些事情。現在不是分心的時候，他的孩子即將誕生，他要替未來做好打算，想讓

孩子過著比自己更好的生活。當他以320公里時速在峽谷奔馳，他心想這些讓他內心動盪的不堪往事，孩子是否終究會知曉一切？如果到了那天，他又該說些什麼？他已犯下許多無法彌補的過錯，他真能教導孩子如何分辨是非對錯嗎？

*不要分心，吉姆。不要為這些無解的問題想得出神。煉獄廊道危機潛伏，隨處都可能會出現搶匪、海盜和其他不在乎別人死活、殺人不眨眼的冷血混帳。他絕對不能只是因為沒注意周遭景物，結果就碰到那些凶神惡煞。不能只是因為他陷入回憶、質疑自己，就害得莉蒂變成單親媽媽。該死，他恨麥克亞倫。*

午後已逝，夜晚將至，沙漠荒原變得色彩繽紛，細長紅光映照在乾冷的藍色大地上，那是白晝消亡的綺麗景象。此時的沙漠風光格外不同，彷彿某種神秘的夢中場景，天空像萬花筒般千變萬化，嚴峻沙漠變得黑暗深沉，化為遼闊的漆黑海洋。荒涼灌木遁入夜色之中，冷冽寒氣取代燠熱欲焚的烈日高溫。

禿鷹車頭燈投射的光線像兩把刺向黑夜的利刃，雷諾看不到光線之外的事物。他漸漸放慢速度，開始尋找能夠紮營的地方。他已經開了1,600公里，還剩下800公里路程。

「我們為什麼要停下來？」洛德尼喊叫著。雷諾走到禿鷹車後方，在儲物格不停翻找。

「我們還是別停下來吧...治安官，別這樣。你知道這片野外有什麼東西。」

「閉嘴。」堤本對洛德尼說。「你只是下去撒尿對吧，治安官？」

「不是，總之我目前還不想尿。我們是要在此紮營過夜。」

「你說我們要幹嘛？」洛德尼的聲音飆高好幾個音階。

「現在廊道伸手不見五指，雖然有追蹤系統以及路線資料，我也絕對不會摸黑硬闖。每年這個時候波段異常的情況最為嚴重。你們應該都希望能毫髮無傷的抵達監獄，對吧？」

「我們都希望如此，治安官。所以我們更不該停下來吧？」史莫斯把臉湊近帶電柵欄。

「你們到底在緊張什麼？」吉姆一邊問道，一邊卸下帳篷。他開啟紅外線，紅光映照在臉上。

「這裡有奴隸販子...還有惡棍...但還是奴隸販子最可怕。我寧可當個囚犯，也不要淪為讓人買賣的奴僕。」洛德尼感到惶恐不安。

「如果我們繼續前進，他們才更會發現我們。當我們開車移動時，你們才真的應該擔心。明早天一亮，我們就會立刻出發。」

「外面真的有奴隸販子？」莫杜克打破沉默。

「是瑪索爾幫。」史莫斯補充。「他們是去年左右闖出名號的，會襲擊煉獄廊道的旅客，或綁架研究礦場的科學家。」

「我討厭奴隸販子。」莫杜克嚴肅說。

「你有見過他們嗎？」洛德尼問雷諾。

「沒見過，我也不想看到他們。」

當雷諾完成紮營工作，他烹煮配糧，並且額外煮了三份。那些囚犯眼巴巴看著那些包裝食物，待在柵欄後面觀望。

「這麼多食物只給一個人吃，實在太過份了。」史莫斯指責。

「老弟，不是只給我自己吃的。我最近正試著控制飲食。我想你們會想吃點東西；那些營養注入物無法填飽肚子。我以前從軍時也注射過那種東西。」雷諾拿三包食物到牢籠側邊，放進開啟的置入格內。隨著裝置轉動，晚餐平穩通過障壁，往牢籠內部推送。「你們大家最好平分著吃。」雷諾舉起麥克亞倫給他的腕帶。「別忘記你們都戴著可愛的小腳鐐。誰要是敢亂來，我絕對會讓他痛不欲生。」

「你幹嘛盯著我看？」莫杜克問。

「大塊頭，你看起來最餓。」

囚犯用他們的手指挖取配糧，享用著斯克烈肉咖哩糊，這應該是幾十年前經過音波乾燥處理的食物。雷諾也吃了起來，但他用的是叉子。現在家裡有莉蒂煮飯，他已習慣不必餐餐吃這種食物的生活，然而他的囚犯卻吃得不亦樂乎，彷彿這是人間美味。

「那麼，治安官，想說說你那些為非作歹的歲月嗎？」史莫斯吃完晚餐後問道。

「他才剛給了我們食物。」洛德尼反駁。「我們暫時別煩他吧。」

「不准命令我，廢物。」史莫斯立刻轉向洛德尼大罵。此舉讓雷諾舉起手臂，作勢要使用腕帶。

「別擔心，治安官。」莫杜克的聲音嚴肅冷酷。「他們要是敢破壞我的晚餐，不必你出手，我就會先阻止他們。」

「到時我只需要阻止你，對吧？」

「沒錯。」

「你想聽我當列車搶匪的故事？」雷諾勉強答應了。「那時我是個無處可去的蠢小子。我憤世嫉俗，痛恨害我父母貧病交加的體制。打從一開始就有人在幕後操弄那場戰爭，我的幻想因此破滅了。那只是場戰爭遊戲，讓塔桑尼斯居民更加富裕，讓我這種人繼續為他們做牛做馬。許多好人白白送命。我是叛亂份子和列車大盜嗎？沒錯，那的確是過去的我。我會不會引以為傲？不會。」

「這個嘛，我倒是以身為列車搶匪為榮。總好過當那該死的聯邦窮礦工，只能勉強維持生計，毫無前途可言。」堤本笑道。「我絕對不會說什麼冠冕堂皇的好聽話。我只是喝得爛醉才會被逮到。治安官，你想假裝你和我不是同一種人。你要嘛就是不喜歡以前那種生活，要嘛就是現在日子過得更爽了。無所謂，你就繼續說那些好聽話，但我們沒必要相信你。」

「那你呢？」雷諾看著洛德尼問道。「想說說你怎麼會落得這個地步嗎？」

「我...我想那是因為...我太貪心了。我是說，我...我不像那些...我是說，我只是太貪心了。一旦動手之後，我就欲罷不能，看著錢不斷湧入我的帳戶，後來才發現自己鑄下大錯。」

「那些錢被你偷走的人，後來怎麼樣了？」雷諾問道。

「你來告訴我們吧。被 你傷害的那些人怎麼樣了，雷諾？你坐在牢籠外面，擺出那副自命不凡的樣子，還不是因為你有高官朋友。這個體制真不公平，所以才會有我這種惡人。」莫杜克往後靠牆。「也造就出你這種走狗運的傢伙。」

眾人沉默不語，靜坐好一陣子。最後雷諾什麼也沒說，直接走進帳篷就寢。

\*\*\*

雷諾被吼叫的噪音吵醒，他連忙走出帳篷，外頭清晨的寒冷空氣迎面撲來。莫杜克在牢籠內把堤本高高舉起，把他壓在帶電柵欄上。那些柵欄釋放靜電荷，在他身體旁噝噝作響，電力絲毫沒有減弱。

「你這狗雜種—快放我下來！」

雷諾毫不猶豫，迅速按下腕帶按鈕，莫杜克的腳鐐燈號亮起，產生一股刺激，直接衝擊神經。那份痛楚就像牙醫把生鏽的鋸齒器具硬塞進牙齒蛀洞，只不過是從全身無數部位竄起。這個暴徒登時發出慘叫，倒在牢籠地板。史莫斯居高臨下看著他，雙手握拳高舉，準備把他痛扁一頓。

「你敢？」雷諾的手指懸在腕帶上方。

「治安官，別這樣。讓我狠狠揍他一拳就好。」堤本氣得滿臉通紅。

「想都別想。」雷諾說道。史莫斯聽聞後鬆開雙手，向後退去。雷諾問道：「這裡到底在搞什麼鬼？」

「他管不住他的嘴，狗嘴還吐不出象牙。」莫杜克神情滿足，對雷諾微笑。「我不打算下重手...只要讓他再也無法說話就好。他就欠人教訓，才能治好他的賤嘴。」

「不准再打架了。我現在要收拾準備出發。我還得幫你們辦旅館入住手續呢。」

莫杜克對堤本送出一記飛吻，那真是讓人嚇破膽的飛吻。這傢伙可真會虛張聲勢，堤本微笑以對，向他表示敬意。其實如果他是莫杜克的話，他可能也會做出同樣的事情。洛德尼則是轉向雷諾大喊：「你看！你看，治安官，我...我不適合這種生活。求求你，我不能被關進印帝歐。我跟他們不一樣。」

他們三十分鐘後再次上路，禿鷹車橫越峽谷，隆隆作響。烈日再次火力全開，乾燥難耐的高溫穿透血肉、炙熱刺骨，片刻不曾停止。

他們進入審判峽谷，這座峽谷深遂險峻，其中的礦石巨大無比，有如平坦盆地上突起的一座座小丘。雷諾把車開到藍色礦井頂端，避開下方的黑暗裂溝。在他們抵達頂端後，他看到北方大約16公里處飄出現大量煙霧、直上天際。在這片毫無人煙的荒漠，那副景象並不尋常。吉姆停下車，拿出他的望遠鏡。

他透過望遠鏡，把那些煙霧看得更清楚。他將畫面放大，看到爆炸產生的火舌正在吞噬大型運輸機的殘骸。「該死。」雷諾低聲咕噥。他的任務本來已即將完成，而莉蒂也在家裡準備他最愛的晚餐。遇到這種情況，只能算他「運氣太好」。

「治安官，我們怎麼停下來了？」洛德尼問道。

「大約16公里處，有一輛運輸機被擊毀。」



「那又怎麼樣？」堤本接著說道。

「那代表我們得過去一探究竟。」

「別鬧了，治安官，那不是你的任務，」堤本繼續說道。「我們必須在今天抵達印帝歐。」

「治安官，別這麼做。」洛德尼向他懇求。

「閉嘴。」雷諾啟動禿鷹車，飛速駛向那台運輸機。

他們漸漸靠近時，煙霧在濃厚黑煙中湧動，在車輛殘骸附近形成黑影籠罩。車體外框不斷湧出火焰，把外框燒得焦黑。爆炸產生的碎片散落一地。這輛車想必是受到火箭發射器的轟炸，車身傾覆後殘骸碎片四射，散落在沙地上。雷諾以前曾在戰場看過這種毀滅景象。在他為非作歹的歲月，他也見識過火箭能對運輸機造成多大傷害。他記得泰科斯曾在運鈔車上轟出一個大洞，讓車身整個翻過來，裡面的人幾乎全員陣亡；倖存的運鈔警衛試圖逃離車禍地點，可是他們還來不及逃出，就和兩人想搶的錢一起被炸成灰燼。雷諾還記得自己當時的罪惡感。

雷諾停下禿鷹車。橡膠融化的氣味與刺鼻的化學物質讓人快要窒息。沙地上屍橫遍野，屍體上盡是刺傷。屍體血水大量滲出，讓沙地變成一片濕泥。死者都穿著防護衣，一定是科學家。企業常在煉獄廊道進行研究，這裡擁有全星區首屈一指的豐富礦產，儘管風險很大，瑪而·薩拉（甚至喬·薩拉）各地的科學家與礦工都還是會來此挖寶。塔桑尼斯的企業祭出重金，讓科學家願意冒著小命不保、斷手斷腳的風險，前去評估當地礦物的開發潛力，帶回礦物合成的相關資訊。克普魯星區有眾多礦場，但這個礦區的水晶產量卻異常豐富。各家企業積極想找出這種現象的成因，誰先解開這個謎題，就能富甲天下。

有東西引起了雷諾的注意，他看到右方有所動靜，於是慢慢將手移向手槍皮套。他發現小堆晶礦後方有人的頭在動。

「快出來吧，我不想要惹事。」雷諾走下禿鷹車，蹲伏在車身後方，拔槍等待對方回應。可是沒有人出來，所以他便緩緩起身。

「你在做什麼，治安官？快找掩護！」洛德尼從牢籠內呼喚。雷諾把配槍放回皮套。

「我不是來傷害你的！」雷諾大聲喊道。

「滾開！」礦物堆後方傳出女聲。「滾開就對了。」

「女士，我是治安官。快出來吧。」

「最好是，快滾。」

「你看，我有警徽和其他證明文件。」雷諾將雙手舉高。「你看，我不是來傷害你的。究竟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那是一名纖瘦的女性，她身穿著平滑的灰色氣候防護衣，神情痛苦。她的臉上佈滿煤灰，從晶礦堆後方站起來。她雙手緊握著一把信號槍，瞄準吉姆。她的身體不停顫抖，信號槍的槍身也前後晃動。「我叫你滾。」

「放下那把信號槍，女士。而且信號彈也沒什麼用。拜託，讓我幫助你吧。」雷諾的聲音沉著又能安撫人心，他看到這位女子開始放鬆戒備並放下槍。

「把槍放下，臭女人！」堤本從牢籠內厲聲吼叫，讓她又再次把槍舉起。

「閉嘴，犯人！」雷諾先是對他怒吼，然後轉身面對那位女子說：「我叫吉姆·雷諾。我是聯邦治安官，現在正在押送囚犯，而他們是我負責押送的對象。這裡發生什麼事了？」

那位女子再次放下信號槍。「我很抱歉。我很...喔，天啊，真的很抱歉。」她開始啜泣，雷諾走到她身邊。

「沒關係。你現在安全了。你已經安全了。告訴我發生什麼事。」

「是奴隸販子瑪索爾幫。我們本來正在進行實地研究。他們...他們攻擊我們的運輸機。這幫人完全不留活口，我躲起來才逃過一劫。他們已經發現我們的基地。他們會...求求你，治安官，他們會去襲擊我們的基地。我們的家人和其他成員都在那裡。你得阻止他們。」

「你先冷靜，我不能就這樣把你丟在這裡。」

「放屁，你當然可以！」堤本吼道。

雷諾走近她，說：「我為他們的言行向你致歉。你很安全的，跟我走吧。」

這位科學家從礦堆後方走出。「我並不安全，我們大家都不安全。他們已經殺死我的同事。求求你，別讓他們殺死其他人...那裡面還有小孩。」

「小孩？」

「我們...我們沒有別的選擇，只能把所有人都帶來這裡。」

「見鬼了，你們怎麼會那麼做那種蠢事？我不能把你丟在這裡。」

「給我一把槍，我會躲起來。我給你基地的座標，你趕快出發就對了。至少要救出孩子，求求你了。如果他們被殺或落到更慘的下場，我會崩潰的。瑪索爾...你很清楚此人的所作所為。你很清楚。」

雷諾嘆了口氣。他本來是想呼叫一整營的陸戰隊前來支援，徹底剿滅瑪索爾和那群禽獸。他想要回家，回到莉蒂身邊。

「治安官，我們快離開這裡吧。拜託！」洛德尼呼喊道。

可是吉姆心意已決。其實他也別無選擇，自從他獲得洗心革面的機會、搬到瑪而·薩拉並且拋開過往、重新做人，他就覺得自己有義務彌補那段讓他為之後悔的往昔罪孽。他認為只要自己為所當為，就能靠著在這裡的全新生活贖清罪過。而不論他會受到多大的痛苦，現在就是挺身而出的時刻。他從禿鷹車置物箱拿出一把步槍、一件匿蹤斗篷和一些配糧。那件斗篷是個非常實用的裝置，啟動後能適度融入周遭景色，至少別人從遠方無法發現穿戴者；而配糧則和吉姆前一晚吃過的相同。他把這些物品全部交給那名女性。

「你可以用這件斗篷保持匿蹤。如果有任何人太靠近你，這把槍就能派上用場。」

「你不是認真的吧！」堤本在牢籠內嘶吼。「別耍蠢了。我絕對不要變成奴隸。我們快離開吧。」

「我們根本不知道對手是誰。」

「雷諾，這就叫做自尋死路。死人可沒辦法當英雄啊。」

可是吉姆早已登上禿鷹車。「我會再來接你的，女士。」他對那位科學家說。語畢，隨即駕車飛馳而去。

手動導航系統引導他深入審判峽谷，朝著那位科學家提供的座標前進。他越是接近目的地，他的內心就更加糾結。他還記得當他踏出家門、出發前往煉獄廊道時，莉蒂用甜美嗓音殷切叮嚀：*早點回家，平安歸來！*

\*\*\*

雷諾把禿鷹車停在懸崖頂端後下車，他像蜥蜴般平趴在地，再次把望遠鏡拿到眼前。基地座標先以綠色文字閃現，然後標線瞄準一個水準點，畫面放大了100倍。雷諾看到基地了：圓形的基地頂端裝設了觀測儀，周圍環繞著幾間補給站。他掃視右方尋找移動的物體，或是任何基地居民平安無事（或深陷危機）的跡象。此時他看到一列參差不齊的黑色改裝禿鷹車隊，許多車輛後面還掛著人類顱骨。其中一輛禿鷹車加裝牢籠，雷諾看見裡面

關著兩個骨瘦如柴的肉票。他無法分辨那兩人的性別。他只覺得那兩人活像兩具骷髏，只是上面緊緊披著曬傷的皮膚。他們一定被關很久了。他們不是那群科學家，只是兩個倒楣鬼。

「該死。」

「你看到他們了嗎，治安官？」堤本追問他。

「閉嘴，你是想要打草驚蛇嗎？」雷諾厲聲罵道。

「他發現他們了。他發現他們了。天啊。」洛德尼發出哀號聲。

雷諾不斷仔細查看。*他們在哪裡？那些孩子在哪裡？*然後他看到一群男女雙手放在頭上列隊走出，有個幫派成員逼迫一行人前進，那人染了顆紅色龐克頭，身穿黑褲、胸口有著刺青，上半身什麼也沒穿，只套著一件皮革背心。他戴著尖刺項圈、鼻子上穿著鼻環。雷諾的內心一沉...是瑪索爾幫。

他繼續觀察更遠的地方，發現更多幫派成員，他們至少共有十人。每個人都配有武器。雷諾發現他們拆散小孩和父母，把小孩拉開另外排成一排。

「可惡。」雷諾氣惱地說道。現在他寡不敵眾、火力不足，而且又偏離運囚路線大約160公里，沒有人會來這裡巡視。他再次用望遠鏡仔細觀察，放大標線，鎖定被硬拉進孩童隊

伍的十多歲男孩，發現隊伍中共有四個小孩。雷諾將畫面上移，發現一張他看過無數次的人臉。那張臉通常出現在懸賞單，偶爾也會刊在影像訊息或最新的跨星球執法報告。那就是瑪索爾本人。他是一名留著雪白鬍鬚的禿頭男性，身材壯碩、肌肉發達，臉上植入機械光學義眼，發出醒目的紅色閃光。

「唉，我死定了。」雷諾心中掠過千頭萬緒，但這些思緒最後都繞回同一原點。他的孩子就快出生了。瑪索爾這種敗類還在這個世上橫行霸道，他卻要讓自己的孩子來到這樣的世界。

「他們在下面嗎？」莫杜克問道。

「他們在下面。」

「不要...不要...不要！」洛德尼開始抽泣。

「治安官，所以你想怎麼做？」堤本問。「你要等我們離開廊道後再處理這個情況，還是說你另有打算？」

「治安官，快看！」莫杜克喊道。本來還盯著望遠鏡的雷諾立刻抬頭，轉頭發現瑪索爾幫的偵查兵橫越峽谷飛駛而來。當那位偵查兵抬頭看著雷諾時，雷諾看到他的護目鏡反射著陽光。



「該死。」吉姆衝向禿鷹車並開始轉動旋鈕。「必須阻斷他的通訊。快啟動啊...快啊...

好了！」機器發出一聲尖長的高音調頻率，雷諾已成功連線，順利阻斷偵查兵的通訊。雷

諾從禿鷹車後方拿出遠程步槍，走向懸崖邊緣。

他用狙擊瞄準鏡放大畫面，偵查兵的禿鷹車立刻轉向開走。雷諾深吸一口氣，然後對準狙

擊目標—他很討厭自己非得這麼做不可—然後他信心十足地扣下板機。

步槍的後座力猶如雷擊一般，偵查兵中彈跌下，而他的禿鷹車則在沙漠上繼續滑行。那一

槍真是神準。在雷諾為非作歹的歲月裡，那種好槍法會讓泰科斯非常驕傲；那幾乎只有隊

上的狙擊手瑞克·奇德才辦得到。可是射殺偵查兵也會有問題。吉姆心想，*如果那位偵查*

*兵沒有回報，他們也會前來查看。*這會讓情況更加複雜，反正他現在就是得採取行動。現

在已經死了一名偵查兵；部份奴隸販子載走小孩，而其他奴隸販子即將處決那些科學家；

還有三個囚犯像沙丁魚般擠在牢籠內。他真的是既火力不足又寡不敵眾。

雷諾走向牢籠，直接與莫杜克·索羅四目相對。「你知道怎麼使用射彈步槍嗎？」

「我可能會喔。」莫杜克答道，露出狡猾的得意笑容。

「那你呢，長舌男？你會用刺針槍或射彈步槍嗎？」雷諾瞥向堤本。

「你覺得呢？」

「洛德尼，你曾經開過槍嗎？」

「我...這個嘛...」

「他才沒開過槍。」堤本打斷他的話。

「我有。我當然開過槍。」洛德尼回答。

雷諾轉身面向下方峽谷，峽谷颳起一陣強風，迎面吹向他。在毒辣烈陽之下，那陣涼風真是讓人神清氣爽，讓他想起待在希羅的歲月。他再次看向牢籠之內。

「這樣說吧，我要和你們大家做筆交易。下面峽谷有十名窮凶惡極的殺手，他們正在聚集那些科學家和孩童，可能是要把他們當奴隸賣掉，或不知道想幹嘛。他們很快就會來找那個偵查兵...如果我必須獨自應戰，似乎有點寡不敵眾。」

「你當然敵不過他們，」堤本插話說道。「我認為你根本沒那個本事。」

「我的重點是，我這裡有你們三位壯丁，而我的禿鷹車上載滿軍火、一些蜘蛛詭雷以及各種威猛武器。」

「治安官，你把武器交給三個囚犯，這可不是明智之舉啊。」

「沒錯，這樣確實不太明智，史莫斯。可是我還有裝設六個按鈕的腕帶，我能夠讓你們痛不欲生——你問莫杜克就知道那是什麼滋味——我也能用這些按鈕除掉你們。所以我這麼做其實也沒有那麼蠢。」

「你解釋給我聽吧，我們憑什麼要幫你？」史莫斯靠近柵欄說道。

「抵達埃爾印帝歐監獄時，我為你們美言幾句如何？你們曾在關鍵時刻協助聯邦治安官，典獄長可能會對你們讚譽有加。」

「或是害我們被其他囚犯宰掉。」莫杜克譏諷。

雷諾知道他說得沒錯。那種哄小孩的話可沒辦法說服他們幫忙。他再次回想自己的荒唐過往，站在這些囚犯的角度設想。他想起那段逃亡生活，一開始似乎充滿浪漫豪情，直到這種生活徹底失控，引來種種殺機，最後讓你除了遺憾還是遺憾，彷彿人生註定將以懊悔收場。幸好他從小就認識瑪而·薩拉的某位行政長官。這位長官發現雷諾的不凡之處，所以給他希望，也給他改變人生的機會...讓他擺脫罪犯身份，成為聯邦治安官。

「那好吧，大塊頭。」雷諾向前傾身說道，他知道現在時間緊迫，必須盡快行動。「你們是否曾希望自己能有救贖的機會？」

「就像你當初得到的那種機會？」堤本打斷他的話。「你的意思是說，有權有勢的大人物會把我們的前科一筆勾銷？」

「差不多...你們協助我救出這些人。我就謊報我們遭到遊擊隊襲擊，而你們全都被擄走了。」

「讓我搞清楚情況。」莫杜克走向前。「只要我們協助你，你就放我們走？」

「我覺這筆交易聽起來很公平。我似乎也給了你們相同的機會。」

「你要釋放這個殺人犯？」堤本對著莫杜克顯露怒容。「你知道他幹過什麼好事嗎？」

「好吧，我要加入。」洛德尼說道。「信不信隨你們，反正我要加入。能有機會不去印帝歐監獄？我當然要試試看。」

「我也不會有什麼損失吧？好啦...好啦，我也加入吧。」堤本微笑。

「那你意下如何，大塊頭？」

莫杜克怒火中燒。「那我應該相信你，是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我為什麼要相信你？」

「因為人生在世，承諾比什麼都重要。莫杜克，我可以向你承諾。」雷諾定睛看著這位殺人犯。「如果我說你能信任我，那你絕對可以信任我。」

「雷諾，你知道多少人向我承諾過嗎？從沒有人信守承諾...真可惡，如果他們都信守承諾，我或許就會有不同的人生。我曾經相信某人，他最後害死我的父母。我曾經相信某人，他卻讓我銀鐺入獄。我曾經相信某人，他卻領著我加入殺手犯罪集團。治安官，我以前就是相信別人的承諾，今天才會有這種下場。我當然希望世人都能說到做到」

「我會遵守對你的承諾。」雷諾繼續刺激他。「難道你不想要重新來過的機會嗎？」

「我希望像我這種人，也能有機會重新來過。」

「我以前也抱持相同想法。」雷諾說道。「除此之外，我不知道還能給你們什麼了。現在的問題是，你們是否願意接受這項交易？」

莫杜克低頭深思熟慮、衡量局勢。他最後開口說：「雷諾，我決定相信你。如果你沒有遵守諾言，我應該也不會太訝異，可是...該死，反正我答應加入就對了。我本來就討厭奴隸販子。」

「看來我們要組隊打擊奴隸販子了，大夥們。」雷諾按下腕帶上的兩個按鈕，柵欄周圍的燈光漸漸熄滅。他再按下另一個按鈕，牢籠後方的柵欄便向上升起。雷諾開啟禿鷹車上的武器格，開始取出聯邦核發的武器：一把刺針槍、一把射彈步槍以及一把雷磁步槍。在這些槍枝下方，放著裝有蜘蛛詭雷的綠色箱子。

「哇，這些槍還真是正點。」堤本語帶諷刺。「我要拿大把的電磁步槍。」

「不對，那把槍比較適合我。」莫杜克不假思索就取走電磁步槍。

「我有個計畫。」雷諾說道。

\*\*\*

這四個人悄悄移動、步步為營，接近最南端的補給站。庫房外有兩位瑪索爾幫成員正在洗劫所有儲藏室，他們正在搜索最有價值的戰利品，隨地亂扔補給物資。兩名成員身穿黑衣，頭髮染得鮮豔無比，而且都有佩戴耳環，顯然也很久沒刮鬍子。

雷諾和三個囚犯緊貼庫房後壁前進。吉姆做出手勢，莫杜克與堤本隨即朝另一個方向緩緩移動，雷諾則與洛德尼一同前進。洛德尼還沒能確定自己的位置，雷諾就衝出去了。他舉起步槍槍托，攻擊兩位奴隸販子。等到對方發現吉姆時，他已經用槍托狠狠擊中一位奴隸販子的眉間。那個低沉撞擊彷彿是一台採礦液壓裝置正在挖掘礦物。

那位奴隸販子向後倒去，血流如注。另一位奴隸販子拿槍對準洛德尼。洛德尼還來不及做出回應，對方也還沒開槍之前，莫杜克突然大手一揮，用右臂緊緊固定對方頭部，同時用左手摀住他的嘴巴。

「把他帶到後面去。」奴隸販子已經昏迷，雷諾抓著他的雙腳，把他拖到補給站的蔭蔽處，另一名奴隸販子則由莫杜克擒住。不論那傢伙如何奮力掙紮，魁梧的莫杜克都紋風不動。等他們來到庫房後方，莫杜克放開那名奴隸販子，揮拳直擊對方的下顎，速度迅雷不及掩耳，讓他重擊地面、當場吐血。雷諾蹲下並抓著此人下顎，把他的臉抬了起來。

「他們打算怎麼處置那些小孩和其他人？」

那名奴隸販子的頭不停向左旋轉，彷彿被放在滾珠承軸上方。他滿嘴是血，笑起來就像紅唇小丑。「是聯邦治安官耶，真是超級大獎，你的人頭很值錢呢。」

砰！這次換雷諾對他的臉部揮拳。雷諾曾把許多人打得死去活來，這個傢伙的下場沒有好到哪裡去。雷諾拿步槍抵住此人的太陽穴。

「我剛剛切換到消音模式了。你知道治安官有權自行執法吧？」

「我無所謂。他們要把小孩帶去拍賣...他們也會帶走科學家， 嗯， 是要把他們送進墳墓裡。」

「科學家沒有小孩值錢。」堤本說完後吐口水。

「你的副官說得沒錯。」 那名奴隸販子說道。然後他轉向洛德尼， 他微笑的嘴又張得更大了。「看到這個傢伙了嗎？他就是你們的破綻。」

剎那間， 奴隸販子一躍起身， 要搶奪洛德尼的槍枝。可是在他握到那把槍之前， 莫杜克已經先發制人， 用電磁步槍射穿他的頭。

「可惡， 他們一定聽到槍聲了。」 洛德尼倒吸一口氣。

「那我們就立刻行動。莫杜克， 你和史莫斯去找出那些孩子。跟著那些足跡往東邊走。他們還沒離開這座基地。洛德尼， 你跟我一起行動。我們得阻止他們處死那些科學家！大家也別忘了， 你們的腳鐐從大老遠就能收到信號。」

「你對我們可真沒信心。」 堤本咧嘴笑道， 接著他對莫杜克說：「走吧， 大怪獸。我們去救小孩。」

\*\*\*



吉姆與洛德尼放低身子，緊貼著補給站的牆面，盡可能的利用圍牆的掩護，朝營地後方前進。他們沿著長長的足跡前進。這些模糊的足跡分成了兩排，是俘虜與押送者並肩前進所留下的。他們聽見人聲從前方傳來，對方就在指揮中心後面，看來他們已經很接近了。在大型碟狀天線陰影的掩護下，兩人快速衝向一道牆面，緩緩窺視牆後的情況。

「該死。」雷諾低聲咒罵，同時猛扯洛德尼的上衣，把他拉下來。「身體壓低一點。他們在...他們在逼科學家自己挖墳墓。」

雷諾看到那些科學家了。六位科學家正用鏟子挖掘一個巨大的墳墓。第七位科學家躺在土堆裡，他的頭部中槍，倒在自己的血泊中。瑪索爾和三個親信就站在這些科學家後方。

雷諾迅速拿過一個提袋，然後放在腳邊。提袋中裝有蜘蛛詭雷。「聽好了，我們先來裝這些詭雷，再把那些流氓引過來。我一下指令，你就拉掉撞針，懂嗎？」

雷諾不知道自己被什麼擊中。

他轉身面向洛德尼，臉部隨即又遭到槍管重擊，把他打倒在地。他試著抬起頭想看清楚，但怎樣都睜不開眼睛。他此時什麼也聽不到，感覺有陣噪音不斷在頭顱深處嗡嗡作響，蓋過其他所有聲音。他被對方包抄了嗎？難道瑪索爾比他想像中更為高明，在後面派個偵查兵埋伏？最後雷諾費盡全力，終於勉強睜開眼睛。

洛德尼居高臨下站著，把雷諾推到一邊，伸手越過他，拿走那袋蜘蛛詭雷。

「這些地雷可是值錢貨呢。」洛德尼低頭看著雷諾，發現他雙眼微微睜開，雙手死命向上揮抓。「智障治安官。」洛德尼輕聲說道。「你沒聽過本性難移這句話嗎？我可是囚犯啊，白癡！」洛德尼語畢猛踹吉姆的鼻子，讓他昏了過去。

\*\*\*

莫杜克和堤本沿著足跡穿越補給站，來到瑪索爾幫停放禿鷹車的地方。他們把車成列停放在水氣導體塔周圍。莫杜克和堤本已能聽到對方的聲音，他們匍匐於地，慢慢接近。莫杜克過去犯案的時悄悄接近過許多人。往往對方還沒看到他，就已經被他殺死了。他運用許多不同的殺人方式。他有時用刀、大部份用槍；偶爾也得徒手殺人。他不喜歡徒手殺人，因為那樣耗時又費力。非要等到目標斷氣，他才能確認對方死了。

剛開始的時候，每次殺死一個人，都讓他久久無法忘懷。那些殺人的回憶會在夜裡湧現，或偶爾在他獨處時浮現腦海。可是在某一天過後，他就不再為殺人所苦了。他變得殺人不眨眼，毫不猶豫就能動手。就某方面來說，那種劇變其實更加可怕。所有駭人回憶加起來，都沒有這個變化來得讓他耿耿於懷。現在他已經厭倦了，不想再殺人奪命、鬼鬼祟祟。真要說的話，在埃爾印帝歐服刑對他來說是件好事。他過去的同夥不會再來找他犯案，因為他們知道他的殺手生涯結束了。

可是如果我有機會呢？他心想。如果他能重新來過呢？如果大家以為他在廊道死亡或失蹤呢？也許，只是也許，雷諾所言不假，像他這種惡棍也能有改過自新的機會。當然，眼前還有要緊事要先辦。他殺戮的日子還沒結束。但至少此時此地，被他殺的人都是死有餘辜，而且會瞬間死去。

莫杜克及堤本伏身前進，一直來到水氣導體塔邊緣。塔上扇葉接收了沙漠最微弱的風力，不斷緩緩旋轉著。對面的瑪索爾幫成員把小孩關進牢籠。那是比較舊型的牢籠，可能長時間受到廢棄物的腐蝕，柵欄看起來生鏽脆弱。這些小孩全都過度驚嚇，神色惶恐與憂慮。

當水氣導體的扇葉轉動最後一圈，發出尖銳聲響，莫杜克轉頭對史莫斯大喊。「動手！」

莫杜克·所羅一躍而起，從躲藏處向前猛衝，用電磁步槍殺出一條血路。他不斷射出足以穿肉斷骨的超音速尖刺，發出高音調的尖銳聲響，震耳欲聾。堤本也迅速跟上，舉起射彈步槍對著瑪索爾幫掃射。那群孩子紛紛尖叫逃竄，有些孩子直接趴在地上、有些孩子則是躲在牢籠後面。瑪索爾幫成員完全沒機會反擊。莫杜克可真是殺人高手，雖然他以寡擊眾，卻能善用奇襲逆轉劣勢。這波攻擊發動得快，結束得也快，這就是現代兵器的殺人方式。人體本來就無法抵擋以超音速發射的尖刺，再說，即使身穿最牢不可破的護甲，也敵不過懂得瞄準破綻的高手。

莫杜克欣賞了一下自己剛剛創造的屠殺景象。他盯著那些驚恐的孩子，端倪許久。他們只要能找到遮蔽物就躲，不管是禿鷹車或牢籠。他們淚流滿面，心情五味雜陳，既感到如釋重負，又覺得忐忑恐懼。這些人究竟是來搶他們，還是來救他們？莫杜克明白孩子們的複雜心情，因為他們面有懼色，對情況毫無把握。

「小朋友，小朋友，過來這裡。我們不會咬人啦...除非你們這些女生喜歡被我咬囉。」堤本色眯眯地看著年紀較長的孩子，那是一位大約十六歲的漂亮金髮女孩。

「你給我閉嘴，史莫斯。給我閉嘴，管好你的賤嘴。否則我就把你的下顎從那張爛臉上撕下來。」莫杜克冷若冰霜地盯著堤本·史莫斯，然後轉身對孩子們說：「你們現在沒事了，聽到了嗎？你們沒事了。」這番話實在頗難讓人相信，畢竟此時他們身邊血跡斑斑、滿是屍體。

「搞屁啊，我只是在開玩笑。我連他們一根寶貴的頭髮都不會碰。不過嘛，也許我會『碰碰』那個女孩。」

莫杜克毫不猶豫，掐著堤本的脖子，把他高舉起來。「我叫你閉嘴，管好你的賤嘴。你要我說幾次？」

堤本上氣不接下氣，快要窒息，把手中射彈步槍丟到地上，試著用雙手扳開所羅緊掐他喉嚨的手。「好啦。」他努力把話吐出。「快放手。」

「大夥們，大夥們，別打了。」

莫杜克轉過身去，發現洛德尼拿著雷諾用來控制他們腳鐐的腕帶。「把他放下吧。」洛德

尼接著說。「我們自由了，快離開這裡吧。」

莫杜克把史莫斯放下，鬆開自己的手。「治安官怎麼了？」

洛德尼咧嘴一笑：「那傢伙太容易相信別人了。」然後他按下腕帶上的按鈕，那些腳鐐立

即解除脫落。「誰管他去死，你真以為他會釋放我們？當然不可能。我們現在有禿鷹車。

太棒了，我們還有那些科學家的識別證。趁瑪索爾過來巡視之前，我們快溜吧。」

這一切真是太妙了，而且重獲自由也讓他鬆了口氣，所以堤本忍不住放聲大笑。他們不必

去印帝歐監獄了，也不用再鋌而走險。「那傢伙太容易相信別人了。哇靠。小不點，幹得

好，我本來還以為你是軟腳蝦呢。」

「他還活著嗎？」莫杜克問道。

「誰？」洛德尼回問。

「治安官。」

「我想他應該還活著吧...我也不知道。我把他打得很慘。」洛德尼走向禿鷹車。孩子們覺到他是危險人物，於是聚在牢籠附近，縮成一團。

「我很中意那位漂亮小妞。洛德尼，你覺得如何？」堤本再次對金髮女孩露出好色眼神。女孩將牢籠活門拉下，緊靠在柵欄後方，想要躲起來。

莫杜克看著這些罪犯，他們和他如出一轍，擁有不堪過往、道德敗壞。他這輩子只認識這種人。就在那一瞬間，雷諾的聲音在他心中響起：「人生在世，承諾比什麼都重要。莫杜克，我可以向你承諾。」

「堤本！」莫杜克大聲呼喊。

當史莫斯一轉過頭，莫杜克毫不猶豫，瞬間揮拳重擊這位囚犯的臉部，將他打倒在地。

「你搞什麼—」洛德尼根本沒機會把話說完。莫杜克重擊他的鼻樑，讓他當場暈了過去。

孩子們目睹一切，完全搞不清楚狀況。過去一個小時內，他們見過的暴力場景，可能已經多過別人的畢生閱歷。可是他們還是完全摸不著頭緒。

\*\*\*

「哎呀，看看我們撿到什麼好東西。一位如假包換的聯邦治安官。」瑪索爾對著雷諾微笑，露出一顆顆金牙，彷彿找到了一個能讓他好好虐待的玩具。他的機械義眼將畫面放大，同時發出排放氣體的聲音。

雷諾輕輕眨眼，想要睜開雙眼。他的眼瞼已經被凝結的乾硬血塊黏住。他的臉受傷了，而且還是重傷。他能感覺到自己的臉腫得像顆氣球。他滿眼是血，迷失方向，所以他幾乎看不見此時俯望他的男子。他最後看清對方後只說了一句話：「瑪索爾。」

瑪索爾背後站著兩名奴隸販子，他轉身對著他們咧嘴大笑，金牙在陽光中閃閃發光。「哎呀，你們看看，我還真是有名啊。」

「你這惡名昭彰的奴隸販子。」雷諾邊咳邊說，血水從喉部滴下。

「那又怎樣？給我站起來。」瑪索爾壓低射彈步槍，對準雷諾的臉部。

吉姆看向槍管內部，心想自己到此為止了。就因為他追求愚蠢的理念，以為自己能洗心革面，他那該死的罪惡感害自己小命不保。他早就料到會有這種結果。他可真是奇蠢無比，想要彌補過往罪孽，還相信別人也能獲得救贖。有夠幼稚。有夠天真。他現在得付出代價了。可是更糟糕的是，莉蒂也得為此付出代價，而兩人的孩子也會遭殃。

「該死。」雷諾奮力起身，搖搖晃晃。他想挺直身體，這樣才能正視瑪索爾的雙眼。他絕不會在死前跪地求饒、苦苦哀求，讓這個奴隸販子稱心如意。如果他大限已至，至少他要死得有尊嚴。

瑪索爾與他四目相對，他的機械義眼調整焦距時，馬達會發出尖銳聲響。「我有東西要送給你，轉過身去。」

「你休想。」雷諾說道。

「我休想？」

「如果你要殺了我，你得直視我的雙眼。」

瑪索爾照做了，他的神情殺氣騰騰，隨後卻變得柔和，再次露出得意笑容，亮出他鑲金的牙齒與蛀洞。然後他的笑容立刻消散，表情扭曲憤怒。接著，他用射彈步槍毆打雷諾的腹部。雷諾雙膝跪地，咳出黏稠的紅紫血塊。

雷諾能聽到周遭所有奴隸販子的喧鬧笑聲。他感覺自己的內臟正在出血。瑪索爾再次壓低射彈步槍，瞄準他的額頭。

「治安官，我相信瑪而·薩拉已經不需要你了。」



吉姆閉上雙眼，回想他是如何淪落至此，回想多年前與泰科斯合夥犯案的日子，回想經歷過的戰爭。他真希望自己已經夠努力了。他希望自己這輩子已經夠努力了，能讓別人把他當成好人緬懷。他希望莉蒂跟孩子提到父親時，也會覺得他是個好丈夫，也會對孩子述說父親的事蹟。吉姆深呼吸，準備迎接死亡。

當他吐氣時聽見接連槍聲。噠-噠-噠-噠，超音速尖刺把人打得血肉模糊。吉姆迅速睜開雙眼，發現自己的身體沒被尖刺貫穿。瑪索爾在他面前倒地死亡，另外兩個奴隸販子也死了。尖刺飛過吉姆身邊，奴隸販子餘黨四散奔逃，結果還是被鐵製尖刺打死。雷諾做了自己唯一能做的事情。他躺在地上，壓低身體。他的周圍激起漫天塵土，所以他現在什麼也看不見；他只聽到噴血與慘叫的聲音、尖刺粉碎肉體的致命聲響、以及噠噠噠噠的槍聲。

那場屠殺彷彿永無止盡，但槍聲最後還是停歇了。寂靜之中，終於塵埃落定，雷諾發現自己正望著瑪索爾毫無生氣的眼睛，他的機械義眼還在重新對焦，馬達前前後後不斷轉動，發出聲響。雷諾拿起瑪索爾的槍，開始匍匐前進，試著要在這團塵霧與沙礫中尋找掩護。他不確定是誰在外面，也不知道對方是敵是友。

「治安官？」一個聲音呼喊道。「治安官，敵人全部殲滅了。」

雷諾認得那個聲音。

「莫杜克？」他先是低聲說道，然後提高音量再說一次：「所羅，是你嗎？」

「我遵守約定了，治安官。」

雷諾現在看得到莫杜克了，他的身影在風沙中浮現，那個壯碩輪廓後方是逐漸增長的暮色。吉姆試圖站起來，可是腹部一陣劇痛讓他無法站直。現場屍橫遍野、血肉模糊，根本已經無法辨認死者原有的模樣。吉姆心想，*用屠殺來換取救贖，這還真是詭異至極*。他現在依然搖搖晃晃、視線模糊，可是他現在能站著了。

「現在的問題是，」莫杜克雙手拿著電磁步槍，繳還給吉姆，接著對他說：「你是否會信守承諾？」

\*\*\*

等到雷諾察覺到時，他已經快離開煉獄廊道了。他接走留在審判峽谷的科學家，帶她回到基地。雷諾幫她埋葬那些屍體。雷諾知道那些孩子永遠不會忘記這一天，也知道他們未來好幾年都會噩夢連連。然而雷諾也知道，他們會記得他所做過的事，也會記得莫杜克做過的事。他希望孩子們會比較常想到那一點，知道世上仍然有人會挺身對抗種種黑暗勢力，並因此感到安慰。此刻，他的掃描儀燈號閃爍，重新恢復連線，禿鷹機的通訊恢復，發出嗡嗡鳴聲，傳來採礦貨車、運輸機、當地山區居民通話的聲音。只要再開320公里，他就到埃爾印帝歐監獄了。他馬上就會抵達了。

他這次並未將貨物全數送達，牢籠裡只有堤本·史莫斯和洛德尼·奧辛這兩位囚犯。瑪索爾突襲運囚隊，結果殺人犯莫杜克·所羅遭遇不測。瑪索爾逼迫一群不幸的科學家自掘墳墓，然後將他們全數殺死。莫杜克、幾名歹徒和那群科學家就合葬在那座巨大的墳墓。

至少那是吉姆在心中反覆練習的說詞，也是他準備向上報告的經過。其實所羅已經遠走高飛了。吉姆是個守信之人，他釋放莫杜克，讓他能迎向全新的人生與希望，讓他有機會能成為心目中理想的模樣。

雷諾穿越官方開闢的出口，任由狂風在耳際呼嘯。他心想自己這樣做是否恰當。吉姆想像莫杜克開著瑪索爾幫的禿鷹車橫越煉獄廊道，像他此時一樣在夕陽中奔馳。希望莫杜克能如同這夜晚吞噬白晝一般，徹底擺脫過往。吉姆猜想莫杜克能否重新做人，也猜想自己能否重新做人。可是他確信事情會如此發展。他即將回到莉蒂和剛出生的孩子身邊，回到他自認永遠不配擁有的幸福生活。光是這麼想，就讓他很開心。非常、非常地開心。